

吕运斌

老街

LAO
JI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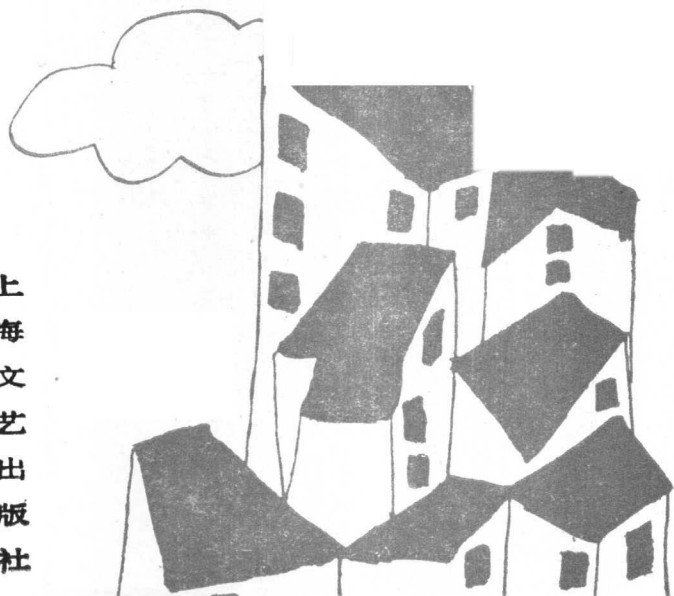
上海文艺出版社

老街

老街

吕运斌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丁元昌

封面设计：王志伟

老 街

吕运斌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375 插页 2 字数 215,000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ISBN 7-5321-0570-9/I·449 定价：3.55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以闻名全国的小商品市场武汉正街为人物活动舞台，描写个体户之间的尖锐矛盾，折射出商品经济给80年代中国带来的急剧变化。

经营小百货的青年于正国，闯了趟川江，大开眼界，准备成立贸易公司，扩大经营。不料，他的举动打破了老商人曾过山想独霸汉正街的美梦。曾过山老奸巨猾，使出浑身解数，于正国毫不示弱，机敏周旋。双方一时难分难解，竟都把功夫花在工商局副局长朱希亭身上。贿赂、勾引……凡此种种，无所不用。而朱希亭的自我表演，又着实令人遗憾。

作者将个体户生活的真实图景，充分地显示在作品里，又以个体户生活的奇特方式，强烈地震撼着读者心。

引 言

汉正街，汉口的一条老街。

街道上，宽处三五丈，窄处只能走一顶轿子。夹檐对出，瓦舍木楼，和汉水并行而下，蜿蜒20里。

这条街形成于明代成化年间。

在这之前，汉口这块地方是一片寥落荒洲。百里湖泽，水天茫茫；望不尽边的芦苇荡苇枪挺出，银光闪烁，如千军万马。天晴日好处，偶见孤烟长起。那是泽边芦苇棚中，一位跛足老人烧一锅茶水，摆几只粗碗，为拉纤的伙子、过往的行人解渴充饥。也有在城里犯下案子的，凫水逃到这里，扯把芦根野藕，抓几条小鱼小虾，活下性命，时过境迁便卷土而去。

成化10年，在湖泽上流连多时的汉水改道，从龟山脚下犁开一条深沟入长江，这里成为泊船卸货的天然良港。最先来到这里是生意人。

开始，泽国舟为市，人家起竹楼；不久，10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

竹楼上挂灯笼，船舶上架跳板。吴樯蜀舵，俚腔俗语。凭栏看货，隔舱议价。说合了，一声吆喝，江边划子应声而来。穹笼蓬，小方桌，鲢鱼豆腐青椒丝，黄瓜扁豆白莲藕。一杯水

酒对天干了，皆大欢喜。也有舍得多花几吊铜钱的，要条“双飞燕”，明灯暗帘，青丝娘子伴唱曲《竹枝词》，另是一番味道。

汉正街，汉口之正街。

它紧靠长江汉水，20里长街八码头。云贵铜铅，川盐蜀木，陕甘皮毛，苏杭绸缎，江西火纸，福建茶叶，湖广粮棉……顺江沿河，舟运车载，源源来到这里；在这里屯集、交换，又象水一样流往各地。铜铅、皮毛、布匹、绸缎、火纸、茶叶、银钱、典当“八大牙行”，自成一体；数百家店铺、酒肆、茶馆、青楼、客栈连肩济首，挂匾招幡；街上，长袍短褂，雨伞披肩，乘车坐轿，人来客去，热闹非凡。所谓“北货南珍藏作窟，吴商蜀客到如家”。

傍着汉正街，陆续有了夹街、内街、白布街、花布街、打铜街……它们是汉正街的附属，是囤货和加工的集中地。白布街花布街，将天门沔阳黄冈孝感的棉纱棉布收购回来，打光、上色、成匹，可以销至南洋。打铜街聚集的是手艺人，铜块锡锭在他们手上，变成盆、勺、壶、桶，变成老人吸烟的袋，变成妇人撒尿的盂，变成敬神的响磬、烛台和香炉……

汉正街发达了，汉口发达了。

汉口不仅很快超过了成邑两千年的武昌城，取代了繁茂一千多年的汉阳鹦鹉洲，而且成为与京师、佛山、苏州齐名的中国四大商都之一。

曾经在这里落难的土匪、盗贼、杀人犯、流浪汉回来了。

“老子们当初就在这里滚地皮！”

玄衫板带夜行衣，火枪匕首第三节棍。占地皮、抢生意，杀人越货，白刀子进红刀子出……20里街上，行的是货，走的是人，流的是血。汉口有句俗语，叫作“打码头”。当头一个打

字。自古以来，有打出的江山，便有打出的码头。无论是腰缠万贯的财东还是摆摊度日的小贩，都得投靠一方码头，烧香供佛。否则，一夜间不是暴尸荒郊就是果食鱼腹。金钱和暴力拴到一起，鲜血渗进白银中。杀人犯一个早上发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捐一段马路或者立一道牌坊，俨然一方名流；投机家得势，立门户雇保镖，明火执仗，自为一方霸主。三教九流，青红两帮；苏浙赣皖湘贵云川，还有地上九头鸟。或投靠山，或纠集团，各派各系，朝三暮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九省通衢，流沙沉积。能在汉正街落脚生根的，便是个人物。

第一章

在汉水桥上游不远，有座四百年前建造的老码头——艾家咀。汉水被突出江面的石矶撇到一边，撇出一块缓和地，泊船囤货。水落下去，石矶露出地面，挂锚的铁链铁环生满绿锈，街道工厂的老太婆把糊了浆糊的马粪纸铺到这里晒太阳。

从石矶边的台阶上来，是汉正街的老街口。一边一块石墩，曾是一座牌坊的基。一边搁了香烟摊子，一边卖美的牌冰棒。

10年前，上山下乡的红卫兵回来了，遣送农村的举家返迁了，戴着各种“帽子”的平反了，关押多年的犯人释放了……一条本来不宽的河，立刻闹浑了。摆摊开店，驾轻就熟，被遗忘多年的老街一下又引人注目。

走进街口，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塑料货棚。货棚挂满各式商品。上海羊毛衫、广州连衣裙、深圳滑雪衫、香港胸罩、日本三角裤、台湾太阳镜、巴黎夜香水……在这里争奇斗艳。男褂子女裤子当街撩抹行人的头脸，吹了气的空心人鼓鼓胀胀。把见不得人的地方亮出来，惹你去想些不相干的事情。狭窄的街筒子里，当街是货棚，棚后开店，店后是仓库或加工厂。货棚店铺里的货，从沿海从内地从四面八方，火车飞机轮船运回

来，然后批发给邻省、郊县的小镇和乡村；又把邻省和郊县的土特产品收购上来，再运往沿海，去卖出个好价钱。有的工厂是经纪人自己开的，加工服装鞋帽，诸如老太婆的尖足袜，乡下人的开胸衫，以及市面上曾经绝迹了的布纽扣、线头巾、裹脚布和敬神送鬼的黄表香烛、铜磬、香炉、观音菩萨等等。现做现卖，销路极好。有与工厂挂钩的。你的产品销不出去么？我包了。一夜间，积压数年的布鞋、堆满仓库的劳保手套……给你统统卖光。也有花钱把工厂租赁过来的。不论是街道厂乡镇厂还是国营工厂，你的厂你的机器你们的人，生产我需要的东西。谁是老板？只要赚钱，这个名义无关紧要。

街上，店中有店，店中有厂，厂中有店，金木水火土，无所不及。除了飞机大炮，没有买不到的东西。数千家店铺，数千位“经理”。满街是货，满街是人。

走完汉正街，是四官殿码头。汉水在这里走完最后一步而注入长江。汉水和长江汇合的一霎那，波澜骤起，暗流横穿，水涌浪高。过往的船，来去的舟，都从这里经过。这是汉口最繁忙的码头，又是汉正街最热闹的出口。水上行船，岸上走车。乘不乘船？搭不搭车？扎耳的吆喝，夸张的手势；仓皇皇地进进出出，汗水淋漓地扛上扛下……人闹货响，烟尘三丈。出的是货，进的是钱；红的是眼，黄的是脸；快的是手，急的是嘴……来如风，去如雨，瞬息春秋。

一条人的街，一条货的街，一条欲望的街。

汉正街口，有座蓝顶铁皮货棚。五尺见方，举手齐檐。当街的台面上，摆了成捆的丝袜，成打的手套，成盒的纽扣，布

鞋、棉靴、海绵拖鞋；窗口上，青线白线各色丝线，皮带、布带、松紧带……飘飘扬扬。

货棚边阴凉处放了张帆布躺椅，曾过山腆着肚子靠在椅子上。右手抓一只泡了茶的泥壶，不时送到嘴边呷一口，左掌上两个铁球不停地转动，格吱格吱。

这地方车去人往，客走货来，闹得七窍生烟。他闹中取静，不急不烦。早上，有人给他送来油条豆浆，黄吃白喝；中、晚两餐，几个碟子一壶酒，独樽慢酌。天天日日，养得红光满面，眉浓发稀。

货棚里，看上去没什么引人注目的货色。实际上通街的人也没能弄清楚他到底有多大进项。他躺在这里，什么人进什么人去，什么行市什么货，闭着眼睛比别人清楚。“通通通。”四官殿来了船，有陕西、四川、湖南的，有天门沔阳汉阳汉川的……上岸来，直奔曾过山的货棚。

“麻哥，眼下是么样的行情？”

曾过山小时候出天花，留下一脸麻子。街上有一首歌：“头上稀毛毛三根，脸上麻子麻牵藤……”唱的就是他。天下的麻子最忌讳一个“麻”字。他无所谓，麻哥就麻哥，这是块响亮的招牌，是张贴不烂的广告。

听到喊声，知道生意来了。睁开眼，呷口茶，打量来人：“批一笔布鞋生意你做。”

如何搭车如何走路，找什么人说什么话……照他指点的去，听到他的名字人家就发货。那个厂那个仓库就象是他的。做了生意，按规矩交给他一份红利。抽肥刮瘦，两头渔利。钱赚到腰包里，茶壶不离嘴，铁球在掌上转。

曾过山的欲望，就是要象把玩手上的铁球一样，把玩街上的这些人。

太阳西斜，对面房屋的阴影落到街面上，一半阴一半阳。许多货摊前的遮阳伞收了，天还是那么热。

街口有些异样。

平常，只顾往自己怀里捞钱的生意人似乎被什么事吸引，都把注意力集中到四官殿码头。

那里停了辆铲车，铲臂高悬，铲斗里架了摄像机，几个戴鸭舌帽的在上面比比划划。码头上挂起了巨大的彩球，彩球下拉了几匹红绸布。两根船桅高的杆子上，火红的鞭炮蟠龙卧凤。几面大鼓抬过去，一支乐队神气地开过来……这里过去老人们曾经见过的，欢迎闯川江的好汉归来的阵式。

有人小声告诉曾过山：“麻哥，于正国闯川江回来了，码头上披红挂彩哩……”

有人大喊：“麻哥，于正国就要回来了，不去看看……”

“去你妈的——”

曾过山咒骂着，闭上眼睛不理睬。

不断地有人跑过去。曾过山感到不安。

在这条街上，他的钱最多，势力最大。表面上，他的生意很清淡；实际上，武汉三镇十几家工厂有他的内线。他去个口信，要什么给什么，那些工厂就如同是他的。市管会、工商所、税务局、银行乃至法院、报社都有他的关系。遇上什么事，他出面，白的可以变黑，假的可以成真。市面上，摊贩如蚁，店铺如麻。许多生意人看他的脸色行事。什么俏什么滞，什么赚

钱什么赔本，靠他一句话。高兴了，他让你发财；惹恼了，要你倾家荡产。想在这条街上吃碗饭，可以不办执照不纳税，能不拜曾过山这个“码头”。

“码头”是打出来的。

曾过山16岁开始在汉正街行车走马。当过当铺的柜头，钱庄的账簿，吃过洋行的薪水，喝过买办的浊茶。解放后，受不了合作社的约束，跑出来零打散撮。夏天卖凉的，冬天卖热的，轮渡上卖老牌子钢针，小学校门口卖洋糖发糕糯米粳粳……他不做生意心痒，不捞几个钱手痒，有钱不吃嘴痒。人一个，衣一身；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满街滚地皮，滚到哪里哪里是他的家。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把他打成牛鬼蛇神，要他穿黑衣戴黑牌扫街。他一边扫街，还一边做生意。偌大的武汉市，包括邻省郊县，人们胸前挂的毛主席像章，相当一部分是从他手上出去的。搞铝锭，搞模具，找小厂加工，然后一袋袋批发给一些大大小小的革命委员会。运动来了整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整来整去，戴着高帽游街时还问红卫兵：“我那里有毛主席像章你们要不要？”

红卫兵喊：“曾过山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他也举拳头：“有铝的有铜的还有陶瓷的，大的大过巴掌，葵花向阳开；小的小如蚕豆，夜间放光芒……要不要？要？游完街你们跟我走……”

因此又有一首歌唱他：“扫不尽的大马路，打不倒的曾过山。”

10年后，他从外地流浪回来，站在街头嗅嗅风向，笑了；

“看你麻爷爷显身手吧。”

刚回时，他只有一件破棉袄，一条破草席，连块铺席的地方都没有。他闯进居委会：“给我落实政策！”

居委会的头头不理他：“你够哪一条？”

曾过山把草席往办公桌上——扔：“麻爷爷就在这里过夜。”

半夜被尿憋醒，他被反锁在屋子里。

“我日你们祖宗！”

撒了一桌子尿，跳出窗户，跑到火车站，往月台上一躺，嚎啕大哭。

“我儿子在云南前线打仗负了伤——我的钱和车票被人掏光哎——”

悲悲惨惨，招引一大堆人。这个一元二元，那个三角五角，很快收下百十元。他打了车票，不是朝南，而是往北，“轰隆轰隆”到了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美丽的地方，人们喜欢种花养草。他带去半塑料袋南方水田里做绿肥的红花草籽，两粒三粒用小纸片包了。来到街上，手里托一只花钵，叫卖：“茉莉花种——”

茉莉花，江浙一带逗人喜爱的香花。新疆人见了，自是稀罕。卖得也不贵，一角钱一粒。“一角钱一粒，买几粒试试……”那半袋有多少粒？从新疆返回时，那破棉袄里掏空后塞满了票子。

这件事是他一个人干的，不知怎么传开了，是真是假无人查证。有人问起，他“嘿嘿”一笑。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做生意，抬头当王爷，低头是龟孙，笑是一尊佛，哭是一把刀。只要钱能到手，做人做鬼做阎王。

几年的工夫，汉正街上哪个不知道曾过山曾麻哥？报纸出他的名字登他的头像也不是稀罕事。国家副总理到武汉视察，来到货棚前握住他的手：“老同志，靠什么致富？”

曾过山一咧豁嘴：“全靠党的政策好。”

副总理高兴得直拍他的肩。

新闻记者“咔嚓咔嚓”直接快门。

人家前呼后拥没走几步远，他扭头就啐：“狗屁！”

见耻不耻，遇荣不荣，才是生意人的本质。

这条街上，几千家店铺，几千个盘钱做生意的，哪个是曾过山的对手？

两个月前，老光棍曾过山70大寿，把临江楼上下三层包下来三天，街上的行人都被拉进去吃喝。

胳膊粗的红蜡烛，百万响的爆竹，一米多高的箔金大寿字，两百多个干儿子干女儿干孙子一齐跪地祝诵：“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曾过山身穿金黄寿袍，头戴万福棉帽，笑得脸上的麻子都不见了。他抬抬手，让人抬来一口大箱子。打开，满满一箱红封赏钱，见人有份。

汉正街，古往今来，何人有过这等气派、这等威风？

他的欲望得到了满足。当万岁爷确实有点味道。千百年来人头落地尸骨成堆，不就是为了了一方江山？

他满足于这种局面，他醉心于这种把玩。他不容许别人破坏和侵犯。

于正国闯川江成功，名利双收，行市上将对他侧目相看。那么，把你麻爷爷摆到什么位置？

在这条街上，谁赚多少钱曾过山都不在乎。唯独这个于正国，干什么事情都与众不同，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式。曾过山本能地感到一种威胁。

小杂种，别高兴得太早了，麻爷爷要看看你到底有多么能耐！

铁球“格吱格吱”，麻脸阴阴沉沉。

第 二 章

八月，是长江最丰满最激动的时刻。

满满的江水带着大量泥沙腾腾东去。两岸在微微颤抖。

午后，强烈的阳光照在火轮的甲板上，灼起一股铁腥。

远方，都市象堆灰色的积木在船头颠簸。

于正国跨出舱门，走到舷边，撩开裤裆，一股浊流射向江中。

这条过时的火轮象只被人遗弃的大拖鞋，油漆剥落，伤痕满身。船头撞偏了。船尾绑满了破破烂烂的汽车轮胎。驾驶台上桅杆歪了，象条孩子的小辫。机器轰鸣，船体在震颤中响着金属的破裂声。浓烟从船顶冒出，在江面上拖出长长的一行乌云。

火轮后，满载货物的八条木驳船首尾相衔，一字儿排开，船舷擦着水面。每条驳船的隔漏舱里都有两三个赤膊的水手，轮番用桶往外掏水。

成群的江鸥追扑着，在航道上寻捕食物。

旋涡卷着泡沫，挤着船身，奔向下游。

两个月前，于正国把他在汉正街经营多年而积累的资金和几十万元贷款全部用在这八条驳船上，满载日用商品闯川

江，换回了八船农副产品。这八船川货的价值，是运去商品价值的几倍。

于正国是个有主见的男人。

当别人都跑广州跑福建，拥到海边去发洋财的时候，他不畏艰险，另辟蹊径，闯出了这条生财之道。

过去，行市上有句话，叫作“宁下苏杭，不走川江”。生意人下苏杭跑京广，有吃有玩，稳稳当当地赚钱到手。闯川江则是冒险的事情，十有八九有去无回。也有不怕死的好汉。打点货物，雇佣水手，盘置酒盅粗的缆纤，选个黄道吉日，一行伙子拉了，“哼哟哼哟”溯江而上。遇上风浪漩涡暗礁险滩，葬身江底，人财两空，那是命中注定。倘若成功，驾排驳船顺流淌回来，不仅要发笔大财，行市上的人还要另眼相看。码头上披红挂彩放大炮，一时成为名流，名利双收。

于正国是个欲望极强的男人。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国字脸上那双凹进去的眼睛，平常似乎对什么都满不在乎。倘若那目光一闪，注意到什么东西，那东西就会成为他的。然后又等待着下一个目标。

背上火辣辣的。

他知道船舱的玻璃窗后有双眼睛在盯着自己。

她叫么妹子。在巫山下的小镇边，她跳上他的船头，问他们要不要货。那时，他的眼前一亮，马上说了声：“要！”买了她的货，要了她的人。她的货是几十个女人的手指编出来的藤篮藤篓，一个个又实用又好看。她的人比货好，一见就舍不得放手。刚才她还钻在他怀里任他抚摸。她的肌肤象丝一样柔软，她的肌体丰盛撩人。她万般姿态，把他推向峰巅。